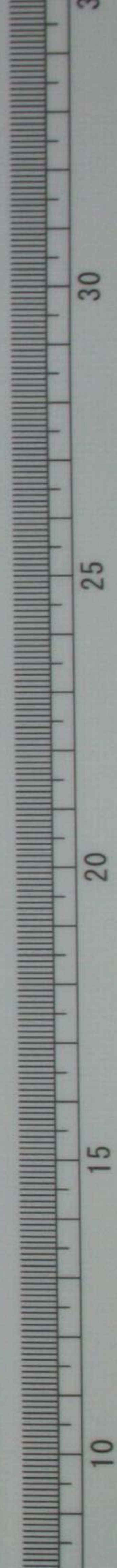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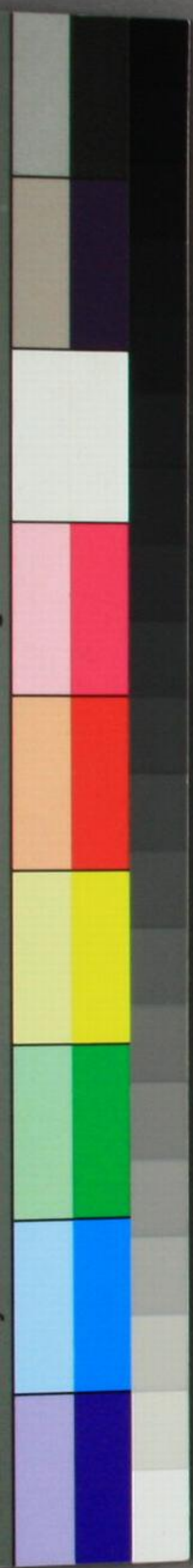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廿廿  
二一

13  
1055  
12





413  
1055  
12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屈到嗜芟論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屈到嗜芟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  
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  
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  
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  
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  
開口罵倒柳子厚  
直入子木身上以  
人情所忍乎小結  
自忍字生大不忍  
三字敏妙

伯平八家文讀本



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  
 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sub>引俱切</sub>子之所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  
 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  
 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以上大不忍三字  
 注脚

兩人子呼應篇首  
 人子

至此回頭柳子厚  
 常山蛇勢然因引  
 曾子忽補之乃見  
 筆力

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  
 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  
 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  
 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箒於  
 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



引范宣子終不歸  
入本題才大氣豪  
讀者不覺  
再因引故事回頭  
柳子厚仍歸入子  
木与起處同一法

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柳子主情。蘇子主義。義在而情為之屈。非漫然翻駁也。根據經史。實實還出。大不忍處。是能從高處着跟脚。放眼界者。○柳子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自言此明大中之道。後世有詬子者。無憾焉。自謂

立論不頗。而蘇子已尋其隙而攻之矣。甚矣立言之難也。明代胡思泉又作論非蘇氏。此不足存。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

是明借秦孝公  
影神宗神宗不遇  
王安石必致富強  
而異日靖康之禍  
安石實使之也

其胸中不平抑過  
不得故其醜罵衝  
口而發如此

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  
此論尤見本原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  
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  
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正論亦快論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



二子之名至此世主所以云云當為一段讀

再以譬喻重說前意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

而吾獨句最妙

相踵也。相繼也。語氣重複。終不免疵。類是吾輩所當戒也。雖坡翁如此。重復則結尾不免弩末。可見。

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篇中議論。全為安石而發。至引司馬君實之言。即以下攻安石者。為証佐矣。筆鋒犀利。是公本色。○大概論商鞅者。謂功在霸秦。罪在兼并。公以秦之富強。歸本於孝公之敦本。力穡而秦之不旋踵而亡。全繇於鞅之剥骨流血。則鞅之流毒。有同於猛獸萬螫者矣。此真拔本塞源之論。



東坡作孟荀子思  
韓非等論蓋一時  
構思連成者其筆  
法語意大概相類  
而變化可見  
諸論皆以孔子起  
蓋先立規矩準繩  
然後下剪伐也

子路顏淵一敗穿  
插之以豐厚文氣  
而已而其實自寡  
過接且夫學聖人  
可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  
也茫乎不知其畔岨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  
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  
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柘法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  
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

微露主意

蘇氏每每言其讀  
書次第以為立論  
起端蓋淵源於史  
遷論贊

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  
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  
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  
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自荀卿至李斯處  
只一句忽引桀紂  
數行然後始說李  
斯何等處要悟文  
家離合之訣

沈曰井田不始周  
公破壞井田者商  
鞅非李斯也  
此亦必有所特者  
矣蘇氏頓句常調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持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

不知以上是擒不知以下是縱

曲終奏雅文氣悠然如川舒山開不獨應篇首成篇法也

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為聖人之徒。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



增評文選卷之二十一

韓非論

入銳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是等文蓋公壯年極力構成者。勉年志林諸論反不如。此之嚴密也。亂天下天下之亂。一語重複為順逆。勢是戰國語調。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增評文選卷之二十一

韓非論



增評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四

段法斬截

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筆勢撇舉是長公文調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論中提出孔子之意此文家建範水勢也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畏也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如手舞雙劍是亦長公得意文法

一篇議論主意正  
面在此却用為繳  
結以下引史公語  
防勦說之譏末亦  
為搖曳勢應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  
老莊之旨  
不忍殺入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筆如健兒所陣申韓之意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畀畀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  
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

曾平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九



地言... 卷二十一

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

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

一公案。

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

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

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

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札。

論養士

是為神宗朝議裁  
咸進士借戰國養

客一事立論昔人  
未嘗窺破此意

叙事中帶有議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至此純入議論

曾平入之文讀本

卷二十一

十一



增言八加辨文  
言  
卷二十一

起得宏濶深遠而亦無荆楚礙目使讀者快心看坡公文要着眼此等處吾考

篇中四出先生相呼應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美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隋唐至今出於科舉是作論本意不可輕輕看過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

皆安歸哉為掀翻勢然後以乎字也字斷之全篇着精

百廿八之文賞  
卷二十一



神處

秦之亂再反覆議  
論其意始圓備

應有猛鷲為一篇

結冗處縱字世字

皆不冒虛字要看

其音調

楚漢以下餘波

放開一筆曲終奏  
雅應篇首先生不  
能免取深遠勢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讀去。悚然。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出於此也。邪。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坡翁眼孔不在此

智勇辯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為天下用；失其所，  
則為天下患。分富貴與其之，俾得自奮於功名之  
途，亂萌無自啓也。末路撇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  
下之大道，眼孔尤高。○唐末之黃巢，以不第而亂，  
明末之牛金星，以斥革鄉舉而歸闖賊，皆處之不  
得其所也。柄國者尚加之意焉。



論始皇漢宣

東坡少時之文有過流宕而乏勁拔者至海外文字如健鶻擊空老氣橫秋

欲說它虧隙先說其分無虧隙是文家逼出法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如始皇漢宣者暗指神宗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此數行疑問與前段不可以言智以前對借或者口中出之便不板是化板作板法也

此商鞅暗指荆公

豈獨鞅悔秦亦悔之矣是彼翁常調以此句為過渡處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語氣浮誇

豈料其偽哉一句小綴引周公為游衍勢然後盡情洗發

看自周孔歸入商鞅處不費力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



則威信之過也一  
句頓落又以故夫  
二字翻起忽以漢  
武為陪客

知訴之必不察云  
云出於無聊也總  
說客似泛忽又以  
故字混融客主然  
後以李斯之智知  
扶蘇之不及歸入  
本題筆力縱橫  
以反不及二語扭  
合客主筆如鐵紐

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文作兩大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敢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

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  
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片看去志林十三首皆  
南海作為公極得意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



韓非子難一難二  
等篇似東坡志林  
論古所源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羽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人臣人君伏後案  
妙談者多不覺

引易詩極力舒舒  
即老蘇管仲倫有  
舜而知誅四凶有  
仲尼而知去少正

卯兩句筆法蓋其  
家傳文訣也

增之去當於羽殺  
卿子冠軍時也筆  
勢如高峰墜石以  
從前文氣舒舒養  
之然後出此故使  
讀者快心洞目也  
義帝存亡增之同  
禍福二語上下過  
渡處如溪流層層  
隨山勢漸下非增  
之意也將必力爭  
不聽也文勢亦然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羽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二語雙提吾嘗論增始勸兩段分應必自是始矣一句應疑增之本也成常山蛇勢不見分應痕迹

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去於弑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步刺入如短兵相接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盡情罵殺是為一篇結尾忽以雖然二字翻起死中求活成臨去奇波文氣如疊浪坡翁海外文字故有得於風濤之勢也

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間所以入也便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是坡公壯年極意  
構成之文後世舉  
子所用爛者

留侯論

此文翻太史公一  
贊非窺其含意此  
評恐坡公不滿  
且其意不在書總  
着一語便入韓以  
秦盛當時大勢才  
大氣豪觀此可見  
自是一滾說下至  
秦皇不能驚頂藉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  
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  
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  
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  
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  
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所不能怒也不可  
段落此一句如龍  
首始現

其意不在書而在  
此此即太公兵法  
微露機忽引二典  
如龍身忽現忽隱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  
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  
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  
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  
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兩微引是緩受法困於會稽而

留侯論  
卷二十一  
廿七



增評小州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且夫句起筆帶補 應前

此處似重複坡翁 之意以為子房才 有餘其計謀不必 教也可必教者其 度量之不足耳度 量足則大謀就矣 說盡不在書之意 秦皇項籍一語結 上起下筆力掀翻 想見坡公得意滿 志是全龍出現處

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 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 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 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 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 結上 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 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 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 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

引一事證高帝非 子房不能全 引史公語翻案生 色一結悠然畫龍 點睛

妙評可謂善形容 坡文者也

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 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 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 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 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老人 教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 意作文必如此推論

蘇東坡八不交及讀本 卷三十一



增訂知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下兩句後直入本題此又冒頭變格

前已點題此處乃與他文入題不全故意變筆避板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  
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  
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  
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  
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  
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  
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  
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引孔孟三段證有所待有所忍之實故意分為三段沒双提痕迹

若賈生一句承上起下篇節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  
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  
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  
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  
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  
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  
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  
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

賈誼論 卷二十一 三



沈曰談何容易子瞻不能得志於神宗之朝與哲宗初年可以知賈生矣

若賈生者以下一段分為二段分應篇首及提却下嗚呼賈生一句沒分應痕迹識不足也處與范增論陋矣處同一筆法

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之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

古之人以下推開一步与范增論雖然增高所畏同特彼短此長耳引符堅一典故不得不着愚深悲一句

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中間實還出用漢文處是蘇氏經緯責備中語語惋惜筆力高絕○讀此文須知言外有漢文負生之意



是非冒頭乃虛引也所謂冒頭先立破題言一篇大意如留侯論是也此文不然

仁人君子云是破題出之於此文法奇變

能免難一作有辭語有力今作免難便平弱矣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

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即其意不在書筆法

夫以七國之強是受禹治水入本題即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入筆法錯不於此時云云廿二字一氣讀如方尺老松突出林中是一篇脊骨也且

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志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

百下平人...



北言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五

夫發七國之難一  
句頓挫覺紙上落  
筆有聲已欲求其  
名忙中補補應篇  
首  
當此之時一段與  
夫老人者以為子  
房才有餘一段同  
一筆法與陳平雖  
智處貌同神異  
嗟夫世之君子一  
段詠歎為結與伊  
尹論後之君子踏  
常習故以下同是  
貌神共同者

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表盜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  
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  
其議是以表盜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  
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哉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

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  
之者多而衆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  
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  
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  
可不知

留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五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襄子成增評

策略一 共五篇今存三

是坡公廿四五歲時作其極力窮思構成者不似年老矢口之文學坡者當自此入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是一篇精髓脉理。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此言人之家又言本  
卷三十一

入今時重說一番  
其實前面云云伏  
此案耳是時策体

先說時弊當次說  
救弊之策却以病  
喻弊再洗發狀自  
喻入正乃說救弊  
第一策作法變化

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  
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仁宗時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  
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  
其有未測者也寫出刑政寬弛之弊即用前四項  
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  
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  
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  
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  
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

自喻入正處

滌蕩振刷云云是  
一篇下手處  
纔說救弊一句忽  
入古事又引易以  
天喻君說君有所  
立即前面自病喻

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  
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  
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  
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  
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  
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  
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  
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  
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  
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

滌蕩振刷云云是  
一篇下手處  
纔說救弊一句忽  
入古事又引易以  
天喻君說君有所  
立即前面自病喻

卷三十一



入正意同一章法 因其用筆異時有 轉摺故讀者不覺 耳 着夫君者天也一 句在頭故與前異 樣矣

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  
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  
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  
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  
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  
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  
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  
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  
要云。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  
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  
可與賈生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頽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  
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  
痛哭。○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神宗。  
又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二

大蘇策論不如小蘇之紆曲尋端緒所以為大蘇

三蘇每以水喻天下之勢各各可誦此篇破題之下直以水喻人治亂大勢文境尤壯濶有奇氣 江河之之字一作而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法。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

自喻入正處分明不如第一首正喻夾寫之奇然彼穿插一章此引起全篇結構各有異耳

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

曾子入正處分明 卷二十二



增補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二

轉換一語極有力  
尤妙在未言盡而  
再轉是等處蘇家  
獨擅

三蘇每每以虛字  
數言一反一正駕  
空立論而切入人  
情是亦其一家妙  
訣如此篇天下皆  
為而已不為是也

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趙趙而已  
轉出開功名之門  
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  
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又起一峰  
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  
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  
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  
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  
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  
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  
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

一篇中三篇重提  
此法自荀卿柳子  
厚皆然不唯醒讀  
者耳目段落難承  
接處以此斷制便  
不費也

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  
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  
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  
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  
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  
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下好為中庸由上之務為寬深不測不必劃分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  
兩層  
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問而可入有問而  
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  
務為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

增補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二



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寬深不測。與中庸本是二段。而於下段之尾曰。淬礪天

下而作其急情云云。似歸重於下段。讀者只快心談下。不覺其漏墜是等。放蕩唯坡文有之。

坡文放蕩。此篇最隨筆成局。不可言嚴紀律。

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急情。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狂獯即所謂知勇之士也。聖人以術激發之。使之踴躍奔赴。而坐收其功。正如病痿者。必振發其精神。然後可以有為也。前伏後應。一氣相生。文之最嚴紀律者。○破庸人之論。正以開功名之門。雖分兩層。實是一意。

中庸卷之八 嚴紀律



天下至危也以上如破題尚亦得而用之以上如承題御天下之大權也以上如構題構題中分八段看然節節相生宜一氣讀其後是結尾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非此句不能結上生下古之聖人云云本當以此為起手却以天子者天子者散散說來承以此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蒼蒼莽莽而來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

句故意變句勢也

天何言哉出古語成俳調遂不免文病

插壁處起句突如而來文調絕佳

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指平居言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指有事言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危悚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盖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隱喻上之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一譬後一正一反  
而筆態踴躍不見  
其板

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

三言不至於捍格  
難操是迷讀者耳  
目使不見其板

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悵悵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

一及結尾忽爾頓  
興便以臣嘗觀西  
漢之初改端文調  
絕佳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坡策所欲言當世之弊而難言者每引前世事形之便不礙手且文態變化自前世之弊入當代祖宗之事處以聖人云云承上起下與老蘇上韓太尉書嗚呼不有聖人誰善其後同一

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齊嘖。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

筆法

沈曰前半作勢或反言或正言處處注射情之通與不通至此分明點出愈作勢愈有力也

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威。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三



是所謂嘗試擠撮  
手法前虛說此實  
落下手處相應成  
趣

前極其奇變後極  
其整齊是文章相  
配法

者其罷歸歸朝非歸家也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就第五事上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總收樂前文

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合大小臣工使無不通之情以大慰天下之心是一篇主意行文反覆曲折說盡蒙業養安之失可為龜鑑。

此篇於五策中最為雄變然結尾嫌少弱

此篇所說扞格難操古今通患而本朝貞觀以後保元以前之勢如披公目觀而口論



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四項之中。又別目為十七。

起乎如自天外落何也二字無之亦通然下分二層故不可不着此字

名言不磨

三蘇並長於譬喻而長公最妙妙在觸類而長之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二心兩手而已疾痛癢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越可使二字語勢層累說下筆如轉丸以今也不然一跌轉摺

前說未了忽出後說是蘇家縱橫手段韓歐諸公所未知也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增評八大家文選

卷三十一

十一



地評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至此主意總蔽忽入有法無法之意去又忽歸主意讀者終不覺唯覺其快暢是三蘇中坡公獨勝處

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  
。弊。漢。唐。宋。分。屬。之。今。日。之。弊。又。專。在。借。法。為。法。矣。  
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拍。以。為。瑕。所。欲。與  
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  
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需。而  
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  
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  
方。之。實。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  
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  
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  
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兩引古事又入今事總不費力章段截然而語意連接此等處初學却當着眼學習起手一段說不壅蔽之利今也不然以下說壅蔽之害今天下治安以下一小段說所以壅蔽之根以應第二段而說所以救之之要語簡而捷是一篇扼要處下二

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  
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  
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  
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  
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  
。方。以。下。分。舉。  
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  
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  
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  
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  
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

白話作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段此一小段之注脚也

二段皆以故曰結之是及關法必須以一單行文大繳之而讀者不覺其無結者下段末數行語意勁挺類一

吏推析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正說自。上率之。

篇掉尾故耳此亦不費力法古今來

唯坡仙會此狡獪吾肉眼得窺破之拈示初學初學勿為等閑看可也

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用。單。句。作。

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略廢弛為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下權為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其職。故任人所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起手雖妙或可能  
夫唯自弄一轉出  
人意表伏後面無  
數意思是不可及  
也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  
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  
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  
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  
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  
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  
驅之也層撇開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先將必當絕聖人既已絕之  
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

此段單說絕之則  
不用却添用之則  
不絕一句讀者不  
覺是坡文所以仙  
也

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  
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  
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  
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  
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  
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  
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  
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  
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  
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它人為之必以用之則不絕絕之則不用兩意翻弄通尾坡公乃忽於此出必得必不可得兩意來與前兩意錯綜如僚手弄丸愈多愈妙與壅蔽篇有法無法處同此轉尤敏撇開必得必不可得兩意而必不可得之意則暗貫通徹尾此轉尤不費力雖本是兩段分截而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

它人必不能陡然如此

不可得三字應中權在有意無意之間

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賞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



二項最末獨拈出  
用之之過而已一  
句趨勢着照頭結  
語尤妙與決壅蔽  
篇結處同一慣家

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見此項直當停止不行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人苟安於自棄則知終不見用必至貪戾虐民此自然之勢也聖王鼓舞人才只使之樂為我用而不至自棄通篇大意在不逆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前半將聖人引人為善反覆說來未歸重於謫官晉吏入貲三項前明弊政預決於此

敦教化 安萬民之一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

天下不可以敵本  
是結語却起此句  
語勢生出後三句  
此等皆披仙臨筆  
生思者即披仙亦  
不自知其由耳  
可殺至不可與叛  
一長句配前三句



如海濤湧起沈木  
 分句為三索然  
 無天子之民妙語  
 世之儒者云云陟  
 接却有勢蘇家往  
 往以陟接取勢  
 教天下之民矣蘇  
 家慣用文調又以  
 一矣字配之以一  
 也字決之文勢健  
 有俊氣  
 臣愚以為以下一  
 小段是一篇破題  
 不置篇首而置此  
 局勢甚奇

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  
 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  
 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  
 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  
 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  
 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  
 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  
 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  
 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  
 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以文字換名字

所謂名者趁筆補  
 添應中推其敏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儲云。應前以三代秦漢教。  
 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  
 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從然皆有  
 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  
 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  
 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  
 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  
 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



撇開名實二字即無沮善篇撇開必得必不可得手法其意貫通徹尾者亦同而不可與應篇首斜線太密實字又一見

嗚。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  
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  
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  
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  
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  
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  
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  
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  
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  
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

通篇時言時弊而不說救弊之由結尾數句說之而談者不覺其短

何以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天子也本漢書縣官之尊者為其特  
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  
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  
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  
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  
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  
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  
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  
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  
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



增補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臨終一轉烟波千里非此不足以結此篇

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二字是一篇眼目引武王一段見有其實故其民易化引秦漢一段見徒有其名故其民難化因名實生出信義因信義生出務實其言務去其貪下以盜兵增賦為不實其言以加稅取利為不實去其貪末收到教民信而示之以義剴切詳明議論亦復醇正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起調絕佳筆勢掀

揭

轉又以一句筆勢

清健

耳目習於鐘鼓旌

旗人人能言之安

於斬刈殺伐之際

句人不能言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平不忘戰戰篇之旨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增補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忽引古事慣家法

自古事入議論是又慣家以蓋嘗試論之一句起筆勢沈厚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引古以証戰之害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引古以証戰之害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樂天詩東坡農夫小民盛文雖庸夫婦豎讀之亦當首肯此種是也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以夫民亦然轉下是轉也非結也筆勢清健

以畏之養之聯合正喻筆勢沈厚

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



且夫天下有意外之患也筆勢如層波疊浪中忽湧出大濤

歸入主意處不費力筆勢如挽萬牛應篇首為結然後言救之術是策體結處再生出議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論局法奇變

忽設問答以而字聯合一問一答筆勢奇妙之極天下果未能去兵補此句應前

陡轉入折驕兵之意忽然為結局法奇變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覺切理厭情。中一



增言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段。可悟却疾。可悟防亂。○戰軍政也。今入安民策中。得古者兵民合一之理。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一些文字輪廓。）

坡策起法篇篇變  
此篇以問答起最  
奇

策中結處喜用則  
是也三字蘇文如  
潮是潮脚到沙處  
也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  
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  
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  
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  
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於鯁蚌之所蟠。群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  
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  
可謂無才。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

增言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蓄材用



士上誤

三段長短相雜文如疊浪起伏此猶足以為有人乎一向頓挫然後拓開說本意此等處學文者朗誦會其音節乃有一誦三歎之味

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久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

把名實二字盡情錯綜歸重於不先名之過極有筆力

天子之所嚮一句提起此憑高長呼

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



再舉名實字而仍  
前歸重不先名之  
意

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

此處五句五意緊  
甚以前滾滾議論  
它人為之心不能  
收斂簡捷如此

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王治兵於蕩。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



用也。

先之以虛名。而隨較之以實。則真材用出矣。若不先之以虛名。則材不集。若不較之以實。至於材無可用。則欲并廢虛名。宋之所以不能制元。吳也。前虛後實。一氣相生。蘇策每用此法。○材乃材官材技之謂。以人材言。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明清諸家評此文者皆極口稱其奇變。余見其嚴整勁鍊耳。天子將軍對舉。徹頭徹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入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筵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權在將與君。應天子將軍。收上生下。通篇皆收上生下。



法

古之善用兵者一語五十三家總不出此致勇有術收上生下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二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簡勁切實。處頗似十三篇文字

是之謂倡。收上生下

倡莫善乎私。是主意。故特提天子將軍。應首一段。自異而上不異。以下數語。通透事情。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三

三十九

而脩鍊句辭蘇文中亦不可多得者

層累私字盡情洗發亦透而鍊

推括說出是斷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突接入時事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又提天子將軍是續

西師之休云云語意又拓開以下一語緊於一語掉尾勁拔之至想見子瞻閣筆几上鏗然老泉喜談兵而其談不及兒郎遠甚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從戰以氣為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三

三十九



乃翁有此勁鍊無  
曲折乃弟有此曲  
折無爽俊

屬目。此倡之說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  
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  
豪宕。自是老泉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擬進士對御試策第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  
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  
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  
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  
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  
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  
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

不知陛下下一句出  
談者意表如戶外  
一峯秀談去干轉  
萬折如階前眾竅  
深  
全篇往往以及詰  
取勢成頓挫



名言不磨

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與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

於策外抽出一大  
事而條理不亂全  
由過渡處收結處  
數語

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

答問起手無數變化



名言不磨

增訂名家文讀本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妙喻公譬喻每每引而伸之此獨兩句破的

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久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

有實不辭名不自譽而人譽之二項二意在誠之不可揜意中而條理不亂亦在過渡收結數語

揠進一層文思如繭抽絲

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  
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儲云前人有行之二者王莽大誥是也飾經術以亂天下安石與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

增訂名家文讀本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妙諭亦妙於簡亦  
唯用兩句

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  
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  
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  
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  
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  
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  
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  
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  
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  
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

名言不磨

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  
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  
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  
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血入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  
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  
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  
人君之患以下寫  
神宗時情如畫一  
譬自段首好走馬  
得來引而伸妙於  
繫  
沈曰因循固失之  
廢弛而倉卒變更  
尤傷於輕發廢弛  
之患人君易知輕  
發之患雖明主亦  
不免為人所中也

言言不磨

卷三十三

三



臣下有驟議變法者當力防其弊

沈曰此段只用略過對策中亦是一法

此段起手直引古語又變二答一極短一極長却錯落有致公所謂意盡而止者

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彘。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

致刑之答一段中用反詰處語帶嘲笑是公本色

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各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以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經術之士迂濶誤世至於如此

天下幸而未治使人欲笑

卿苟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

以臣請起又變

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



讀史之眼如炬

妙論亦引而伸之  
妙於繁

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  
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  
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  
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  
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  
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  
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  
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  
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  
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

走馬之譬。前短後  
長。華佗之譬。前長  
後短。且舉譬後。收  
繳本意。又變

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  
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  
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  
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  
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  
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  
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  
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  
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  
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



以不可勝言一語  
撇開以可知者三  
言起又變

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  
待。知。久。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  
喜。事。者。每。欲。反。之。何。也。  
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  
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  
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  
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  
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  
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攷。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  
安。石。邪。說。  
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久。又。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丞。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

全篇每段曲盡議論而未段却簡短然其語極冷極毒足以歷篇尾而挑荆公之怒在此

似不如此冷甚不知所稅駕矣矣字餘音嫻嫻可作

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  
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  
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  
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  
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  
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  
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  
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  
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  
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



痛哭聲讀

神宗喜經術之士  
坡公故雜引詩書  
作劉向休文字不  
似其平生本色自  
不可揜試与曾南  
豐文輩對看其靈  
蠢判然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儲同人云。君必畏天。從衆法。祖宗相無知人之明。必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使神宗讀之而感動。則真仁之太平可復覩也。鹿門謂其無實落下手處。過矣。

此借對策以諷切時事也。段段對針安石。一切飾經術以亂天下。變法制。逞剛愎。不知人。至不畏天。不從衆。不法祖宗。一一攻發。而姦黨於是切齒矣。原本從賈生來。不免過於憤激。學者條對宜以董

子為長。○時初變時賦為策論。而進士所對策皆諂諛以干進者。公時兩上書言新法不便。而不見省。故復擬對策上之。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201